

宋史

第九
第十冊



宋史卷四百十七

列傳第一百七十六

喬行簡

范鍾

游似

趙葵

兄范

謝方叔

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學于呂祖謙之門登紹熙四年進士第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主管戶部架閣召試館職爲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官升秘書郎爲淮西轉運判官知嘉興府改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言金有必凶之形中國宜靜以觀變因列上備邊四事會近臣有主戰者師遂出金人因破斬黃移浙西提點刑獄兼知鎮江府遷起居郎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侍講尋遷宗正少卿秘書監權工部侍郎皆任兼職理宗卽位行簡貽書丞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

年喪應詔上疏曰求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深求實益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夫自侍從至郎官凡幾人自監司至郡守凡幾人今其所舉賢能才識之士又不知其幾人也陛下蓋嘗撫其一二欲召用之矣凡內外大小之臣囊封來上或直或巽或切或泛無所不有陛下亦嘗撫其一二見之施行且褒賞之矣而天下終疑陛下之爲具文蓋以所召者非久無宦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守臨事不撓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皆末節細故無關於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示吾有聽受之意其間亦豈無深憂遠識高出眾見之表忠言至計有補聖聽之聰者固未聞采納而用之也自陛下臨御至今班行之彥麾節之臣因論

列而去有因自請而歸其人或以職業有聞或以言語自見天下未知其得辜之由徒見其置散投閒倏來驟去甚至廢罷而鐫褫削奪而流竄皆以爲陛下黜遠善士厭惡直言去者遂以此而得名朝廷乃因是而致謗其亦便於此夫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又言敬天命伸士氣時常移御清燕殿行簡奏願加畏謹且言羣賢方集願勿因濟王議異同致有渙散升兼侍讀兼國子祭酒吏部侍郎權禮部尙書權刑部尙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樞密院事太后崩疏言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蠱惑干求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發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陛下爲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徇小人爲其所誤凡爲此者皆戚畹肺肝之親近習貴幸之

臣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綱紀上以罔人君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謗下以撓官府之公道亂民間之曲直縱而不已其勢必至於假采聽之言而傷動善類設眾人之譽而進拔儉人借納忠效勤之意而售其陰險巧佞之姦日積月累氣勢益張人主之威權將爲所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褻經在身愈當警戒宮庭之間旣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眾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常加警省又論火災求言乞取其切者付外行之又論許國不當換文資其當慮者有五鄭損不當帥蜀又言時青者以官則國家之節度以人則邊陲之大將一旦遽爲李全所戕是必疑其終爲我用慮變生肘腋故先其未發驅除之竊意軍中必有憤激思奮之人莫若乘勢就淮陰一軍拔其尤者以護其帥然後明指殺青者之姓

名俾之誅戮加贈恤之典於青則其勢自分而吾得藉此以制之
可以折其姦心而存吾之大體不然跋扈者專殺而不敢誅有功
者見殺而不敢愬彼知朝廷一用柔道而威斷不施烏保其不遞
相視效則其所當慮者不獨李全一人而已又言山陽民散財殫
非凶賊久安之地當日夜爲鴟張之計揚州城堅勢壯是以坐制
全淮此曹未必無窺伺之心或爲所入則淮東俱非我有不可不
先爲之慮也又請屯駐重兵海道內爲吳越之捍蔽外爲南北之
限制又論李全攻圍泰州勦除之兵今不可已此賊氣貌無以踰
人未必有長筭深謀直剽悍勇決能長雄於其黨耳況其守泗之
西城則失西城守下邳則失下邳守青社則失青社旣又降北此
特敗軍之將十年之內自白丁至三孤功薄報豐反背義忘恩此
天理人情之所共憤惟決意行之後皆如行簡所料拜參知政事

兼知樞密院事時議收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有可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敝凡幾今旣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廷有禁包苴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之黷貨不知盈厭者自如欲行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頽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闢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

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爲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歟勿去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皇恤其它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鄉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況乎境內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并飢寒之氓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常欲伺閒而竊發蕭牆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又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

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闊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鬪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趣京洛者幾萬畱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案籍得二三十萬眾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捩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爲將接納降附即可爲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土有飢色今之餽餉案日不已至於案月累月不已至於案歲不知案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強則無事力國旣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

方已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二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爲謀主韓彭爲兵帥亦恐無以爲策它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不果從進知樞密院事時議御閱不果反驟汰之殿司軍閔爲之黜主帥罷都司官給黃榜撫存軍愈呼噪行簡以聞戮爲首者二十餘人眾乃帖息尋拜右丞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襄陽失守請急收復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師得不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竝策免旣去而獨趣召行簡還京畱之拜左丞

相援韓琦故事乞以邊陲財用分委三執政請修中興五朝國事
十上章請謝事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國公每以上游
重地爲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兵戍夔邊事稍寧復告老章十八
上四年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公淳祐元年二
月夢于家年八十六贈太師諡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量弘遠居
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又皆當時隱
逸之賢者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文集

范鍾字仲和婺州蘭溪人嘉定二年舉進士歷官調武學博士添
差通判太平州知徽州召赴闕遷刑部郎官又遷尙右郎官兼崇
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
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于今日帝悅尋遷吏部郎中兼
說書又遷秘書少監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拜起居郎

兼祭酒權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同修撰遷兵部侍郎兼給事中權兵部尚書兼侍講尋兼侍讀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授參知政事淳祐元年乞歸田里不許四年知樞密院事乞歸田里五年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封東陽郡公再乞歸田里不許六年復請許之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辭不拜以保晚節乃提舉洞霄宮九年正月薨鍾爲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贈少師諡文肅所著書有禮記解

游似字景仁利路提點刑獄仲鴻之子嘉定十四年進士歷官爲大理司直升大理寺丞遷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遷秘書丞兼權考功郎中直秘閣夔路轉運判官移潼州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請封諡曰錫從之遷軍器監宗正少卿兼權樞密都承旨時暫兼

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權禮部侍郎有事于明堂似上疏言欲盡事天之禮當盡敬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其理兩賜必循其序夷夏必安其生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禮部尚書兼侍讀言軍賞冒濫請給告之制奏功者書填真命付之候從軍十年別能立功升至統領已上方許從所屬保明申朝廷立名給告則冒濫者革功勞者勸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權工部侍郎充四川宣撫司參贊軍事兼給事中遷吏部尚書入侍經幄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似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嘗不速一念有時閒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於憂勤既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實乃撫太宗事以陳且謂太宗矜心易啟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

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爾
意者親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乎節用以致愛
選廉以其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願陛下益加聖心嘉熙三年正
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充縣伯八月拜參知政
事四年閏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淳祐四年提舉萬壽觀兼
侍讀仍奉朝請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爵郡公五年拜右
丞相兼樞密使十上章乞歸田里帝不許七年特授觀文殿大學
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爵國公十一年轉兩官致仕夢特贈少師
趙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初生時或夢南岳神降其家方
在襄陽命葵專督飲食其養之事與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
鄭清之全子才爲之師又遣從南康李燔爲有用之學每聞警報
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必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必救之屢

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爲變葵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嘉定十年金將高琪烏古論慶壽犯襄陽圍棗陽時邊烽久熄金兵猝至人情震懼方帥范葵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遣葵及都統扈再興攻金人至高頭高頭金人必守之處也出勁兵拒戰葵率先鋒奮擊再興繼進殲之翼日進次鄧州金人隕泚河以拒葵麾軍淮擊楊義諸將繼至金兵亦大出合戰大破之俘斬及降者幾二萬獲萬戶而下十數人奪馬八百逐北直傳城下而還十四年金人犯蘄州葵與范攻唐鄧方命之曰不克敵毋相見也三月丁亥至唐州薄城而陳金大將阿海引兵出戰葵帥精騎赴敵再興從之大捷斬馘萬餘金人閉門不出時金人陷蘄州者至久長數十騎出山椒葵帥楊大城以十四騎逐之金騎漸益至數百葵力

戰連破之而金步騎大集會范再興軍合戰至夜分始解庚寅官軍分二陳范將左再興將右葵帥突騎左右策應金人背山亦分爲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復謀夜戰以倖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中聞疊鼓聲始動若彼未至五十步內而輒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興遽衝之果爲敵所乘遂逼范軍范疊鼓麾軍突鬪葵繼進殲金兵數千敵併力向再興葵率土豪祝文蔚等以精騎橫衝之金人僵屍相屬復相持至夜分金人雖斂而陳如故范葵急會將校選死士數千黎明四面奮擊喚聲撼山谷金人走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副統軍投戈降拔所掠子女萬餘得輜重器械山積補葵承務郎知棗陽軍范授安撫司內機方卒十五年起復直秘閣通判廬州進大理司直淮西安撫參議官十七年李全往青州淮東制置使許國檄葵議兵葵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坐賊

葬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爾國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曰葵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銳君矣畱三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兵來閱而君董之既足示眾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于朝分畱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強壯遣老弱以備數本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眾適示單弱徒啟戎心國不聽卒敗寶慶元年范知揚州乞調葵以強勇雄邊軍五千屯寶應備賊葵在廬州數費私錢會諸將毬射與制置使曾式中不合葵去之言者以爲擅遂奉詞三年起爲將作監丞紹定元年出知滁州二年全將入浙西告羅實欲覘畿甸也初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必叛乃上書丞相史彌遠曰此賊若止於得粟尙不宜使輕至內地況包藏禍心不止告羅若不痛抑其萌則自此肆行無憚所謂延